



本土文本

我们都在春天里

□王春鸣

每到春天,我常常会想起许许久久以前,我还是一个农村小学的老师,有一天在二年级上语文课。上课铃已经响了,教室里依旧闹哄哄的,一个小男生举着手站起来(并没有等我允许):“老师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去年扔在奶奶地里的桃核,今年长出一棵小树苗了!”……我祝贺了他,在渐渐安静下来的课堂上,久久地不能翻到要讲的那一页。语文书算什么呢?赤子的心中有更大的世界!

直到如今,也许永远,我也没有再听到一个超过这个好消息的好消息。这棵我没有见过的桃树,几十年长成了我的远方:它长高了吧,它开花了吧,它是不是结出了甜蜜的果子……我曾给自己的一本散文集,取名《桃花也许知道》,没有人知道,我是以此,纪念春天和孩子送给我的,初初生长的礼物。

后来,我开始教大学,那些学生,都是从二年级来的,他们也送给我许多礼物,我说不到自己的工资几何,但是那些赠予啊,使我真心觉得自己富可敌国。

有一个学生,来我家吃饭,一开门我惊呆了:你剪了学校的花?

这么大枝这样好看!

他腼腆一笑:我自己做的,做了很久。

是做的垂丝海棠呀!三月初,真的海棠确实还没开呢。

皱纹纸剪出每一片花瓣,花托,叶子,再染色,染色的时候调好颜料要沉淀,一层层染,全盛的,打苞的,快开败的,每一片花瓣的渐变,新叶,残叶,花托,又是不同的色彩。花萼是用蜡线撮起来的,每一根也要染色。再用铅丝、双面胶和染好的皱纹纸裹成枝干。造型可以随意凹。抱住花束的衬纸是手写的书法,一首破阵子,说因为知道我喜欢辛弃疾。本来想写“明月别枝惊鹊”,觉得田园一些,但是“醉里挑灯看剑”配上春色更加脱俗。

心中涌起承蒙错爱的激荡——不过是曾经给他上了一学期网课而已,却得到这么无与伦比的,动用了这么多时间和才华的礼物。一生中甚少收到这样绝美的好意,以至于我想天天带着这枝花上班去,提醒自己永不凋谢,提醒自己对工作付出更多的热爱与真诚。这难道不比发了一篇C刊更让人幸福吗?不比那个绩效考核奖金更奢侈吗?

那天我原谅了自己十年“述而不作”的懒惰,对所有遇到的人和万事万物说了谢谢:滴滴司机、麦当劳快递,拦住我电瓶车的交警,嘟了我一声的流浪猫,风吹到脚下的一片香樟叶。

他们分给我早饭、感恩节的糖果、农夫山泉……更多的礼物并不有形,却同样珍贵无比。新年的第一天,一个姓梁的学生,发来自己的钢琴独奏《梁祝》。于静处细听,蜡梅在光里镂刻下



影子,那二十多分钟,动人而无法言传。那就愿我们的新一年,像音乐一样美好、热烈、纯粹、被爱被祝福吧。

有一个男生曾向我走过来,对收拾教案的我说:这是最后一节文学课了,所以我可以告诉老师了,我不是这个班的,但是从第三周开始,你的每一次课我都来听。说完他走出了教室,我甚至没有来得及看清他长什么样子。那个学期,我是讲了魏晋和《世说新语》的,有学生如王子猷雪夜访戴,到了教室门口,忽然起了创作冲动返回画室,也有如这个学生,与我复现了王子猷与桓子野的“为艺术而艺术”,此外不必多言。

恰巧也是那个班级,那一天,我返回教室拿茶杯,看到黑板上我残留的板书上方,多了一行:我爱文学。这四个字被高高地写下,应该是个男生吧。灯光在我手中的旋钮下渐次熄灭,我用自己依稀的20岁遥望黑板上此时此刻的20岁,热泪模糊了眼睛。不一定是文学,只要是“无用”的,只要用青春“我爱”过,我们就永远不会迷路啊。

就在前几天,有一门跨学科的课第一次上,不是忐忑的,所以我到得特别早。上坡路上下着樱花雨,纷纷扬扬,有个女生拉着行李箱往下走,倒着走,她不愿意背对盛开的花树。看了,不知怎么的就松弛了一点。

松弛到差点出了教学事故,对,不

是差点,就是。晚了两分钟进教室。

我告诉学生,没有办法。是因为樱花开了。

从百岁泉一直开到山坡上,在阳光里,在青春的,中年的眼眸里。

我明知要迟到,还是在山道上,来回重复走了三次。每一次看见的花,一样,又不一样。

为什么是三次,因为诗经国风,也总一咏三叹。

我毫不愧疚地对学生说:对,你们也可以迟到。但是理由必须和我一样:经过的路上,有花开了。

在一生不可多得的春日里,偶遇南风里的诗,世俗的事情,应该被耽误。

下课回到办公室,凌乱的桌上,多了一枝洋甘菊一枝玫瑰,一个已经结课的学生,不知什么时候送进来的,矿泉水瓶的花器下压着端端正正的纸条:春鸣老师,我们都在春天里。

这些孩子,是多么会写情书啊。我仰头喝了一大口瑞幸,压下一朵泪花。我曾无比渴望一封手写的情书,现在,我收到了。

仔细一想,这样的信其实收到很多,比如一个腼腆的女生,她递给我的落款是:美的“废物”。一群美的“废物”,在文学课内外,用诗,用画笔,用旋律,用思想,用“我爱”,在春天彼此相赠日月星辰,花朵微风,想象一棵桃树的长大,这一切,是多么好啊。

年,该怎么和下一代解释,什么是过街楼、老虎窗、灶披间、亭子间……不得不伤感于城市的加速流失。

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度悲伤。洛佩兹觉得,追求华丽和宏伟是人类的本性。我们奉为经典的古迹,正是宏大叙事之下人类不变的“野心”。我们用砖石指称坚固,用黄沙掩盖羸弱。而当遇到巨大危机之后,在众神庇佑的时代消弭之后,我们才开始诉诸思想,思考个体与群体、自由与边界。这是回旋式的运动、螺旋式上升。

这是这一代现实主义画家最令人着迷的地方,他们用细致入微的笔触,刻画我们平庸的日常生活,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制造断裂和飞跃,让我们的灵魂能够高高飘起,像梦中的天使,突然之间飞到街道上空,看看充满着“内”与“外”的世界,是如何框定我们生命的步伐。

我想,这也是组织者将这一批画作置于地铁站的原因,乘客在地铁里,以全新的方式欣赏艺术,在出行中与大师对话,所有人都能在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要站在这些原尺寸复制的画框之前,你就在填补正在生发的某种缺失,共同完成对于过去与未来的想象。

喇喇似大厦倾”的描述里,那些精心培育的牡丹、海棠都成了陪葬品。而现实中的椰子大观园却依然充满生命的活力。那些从岁月激流中走来的椰子树跨越千年,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它们记得洗夫人平叛时的战旗猎猎,目睹苏东坡醉饮椰浆的疏狂,见证过下南洋的帆影与归乡的云樯。还有人民解放军横渡琼州海峡,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五指山峰巅,与浩瀚的椰海融为一体。

“自灑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东坡居士在逆境中以椰壳为冠,表露了对生命的豁达与坚韧。而明代琼州才子邱濬称椰树“虽无牡丹艳,却有岁寒心”,则一语道尽椰树扎根守土,坚韧不拔的品格。告别椰子大观园时,我带走一串椰壳风铃。海风拂过,铃声叮当,似椰林在耳畔细语。红楼大观园里埋葬着旧时代的绮梦,而椰子大观园中,每片婆娑的绿影都在书写生命的律动。回望身后,椰树挺拔,枝叶轻摇,仿佛也在说,我们也有梦。我侧耳细听,突然明白了,它们的梦,也是我的梦,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地铁站看画展

□关立善

影。美,在这里凝聚、扩散、荡漾、升华,拥抱着上海年轻人的休闲空间,也拥抱了世界各国绚烂的文化。

放映会场已坐满观众,我坐在最后一排的中间,陷入了沉默的黑暗里。80岁的安东尼奥·洛佩兹的面孔出现在屏幕上。他讲了很多主题,有一些是作画的幕后故事,有一些则更加直击心灵。他说我们应该避免成功,因为成功意味着,你需要把自己的作品捧出去,渴望在这个世界上寻找支持和帮助。在迎合的过程中,“自己”就会流失。艺术在成为公共的之前,首先应该属于自己。社会凝视的目光就像体育场巨大的探照灯,它熊熊的威力能够遮蔽其他任何光源。

影片结束之后,我回到常熟路地铁站,顺着七号线到达龙华中路地铁站。站在洛佩兹画作前,我发觉,他钟爱以城市景观为母题进行大幅油画创作。我感受着他惊人的洞察力,用画笔捕捉光影、时间和人类气息制造的痕迹。有一幅画,主体是马德里的一处大街——格拉维亚大道,应该年水马龙的街头,画作里却没有人,只有阳光的斑点制造时间的流逝,猛然就想起那句古诗:阴

阳割昏晓。也许洛佩兹画作中的“缺失”,正是在邀请我们置身其中,感受时间正在此刻延迟、拉长。

在之前观看的访谈录中,洛佩兹把最特别的赞美,送给同为画家的妻子玛丽亚,“玛丽亚的画不会指引你到哪个特定的地方去,她引导你走向自由。”因此,当他们夫妻的画作被置于同一面墙壁时,玛丽亚的作品,更像是一场奶油色的梦境,她从流行和拼贴艺术中汲取灵感,明亮、大胆,捕捉日常生活最本质的美丽,哪怕是一只盛着水的杯子,也充满了迷人的细节,这是艺术家为生活树立的一处纪念碑。

看到金塔尼亚利亚的《巴利卡斯地区》板面油画,一种巨大的窒息感扼住了我。我感觉整座城市的红砖,就要压倒在我身上。当她站在马德里郊外的山丘上俯瞰这座城市时,她把城市扩张的野性带给每一个观众。建筑像肥皂泡一样绵延不绝、没有边界。同样,画面里没有一个人,那些高耸的脚手架和起重机,那些红漆的消防塔,是谁在扭动着机器运作的齿轮?不由想到,乘坐三号线时,目睹东宝兴路的那一片里弄房子,一点点被夷为平地。再过上十

椰影红楼著风流

□陈汉忠

林,但见树冠如云,光影斑驳,仿佛每一株都在以摇曳的舞姿诉说着热带岛屿的千年故事,大自然早已更宏大的手笔,在琼州大地留下画卷。这一切,是红楼大观园所无法比拟的。

在椰子大观园,一棵被誉为“椰仙”的奇异椰树旁聚满游客,大家争取拍照留影。相传这株椰树因基因变异而失去繁衍功能,却因此意外成为独一无二的“镇园之宝”。仙树通体无花无果,树干虬结如龙,似一位修炼千年的道人,静默中隐藏着深厚的法力,威武中又带有一丝神秘。而在仙树周围,各式椰树恰似护卫的甲士,各占要位,遥相呼应。红鞘椰子以樱桃色外衣点缀绿海,三角椰以坚硬的棱角执剑在手,分叉椰更是枝横云梦,叶拍苍天,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此尽显风流。不远处,一池碧水如镜,水中的倒影,婀娜多姿,微风中涟漪萌动,仿佛与《红楼梦》中湘妃竹的意象重叠。叶片传出的阵阵椰香,又分明与黛玉窗下的竹露清香异曲同工。在常人眼中,这两个大观园之美似乎难分伯仲。但我觉得椰子大观园里的风景更有生命的活力。你看,红楼大

观园的女儿们披着猩猩毡斗篷,在雪地里掐梅赋诗,追逐嬉闹,总带着几分刻意为之的味儿,缺少的是灵动和坚韧。而在椰林深处,农人用椰棕编织蓑衣,孩童顶着芭蕉叶在雨中奔跑,这种天然纯粹的生命图景,实在远比朱门里的风雅更近人间烟火。红楼大观园里太太小姐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茄鲞要配母鸡熬腥,螃蟹宴必须用合欢花浸的酒作佐料。这种穷奢极侈的饮食美学,在椰子大观园化作最朴素的馈赠。黎族姑娘砍下青椰,清甜的椰汁是消暑的解渴解暑。槟榔树下的老阿婆,把椰肉磨成白浆,灶火升起时,满屋都飘着耙耙的甜香。红楼大观园里似乎花红柳绿,美不胜收,可这些娇贵的花木经不起骄阳烈日煎烤,稍有不慎,便会枯萎。唯有椰树深谙生存之道,将根系扎进贫瘠的沙土,让枝叶在咸涩的海风中舒展。不需人们日日浇灌,不屑与奇花异草争宠。却用青春的躯干迎接海风洗礼,把年轮刻成抵御骤雨狂潮的铠甲。

《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无论曾经是怎样的荣华富贵,但终究随着贾府的倾塌而荒芜,红楼之梦终成一枕黄粱。“忽

江海新韵



春天的话语(组诗)

□澜波

◎盼  
树叶和花朵在彼此的契约中  
相携跳舞  
我坐在落地玻璃窗前  
拥抱整个安静的下午

没有阳光闪耀的修辞  
没有雨水飘零的画幅  
维持着一种哲学意义上的  
安静,运动,或者  
安静和运动之间的路途

近处棋盘式的田野上的苍茫  
正从地平线上向青翠过渡  
所有留白之处的空旷和寂寞  
都在调和冷翡翠的浓度

这不是虚构的愿望  
同时翘首盼望的  
是能够听一场  
雨落春天的声音

◎共生欢喜  
冰凌还在窗玻璃上  
练习冬天的语法  
许多期待的时光  
似乎被迫暂时卡顿在  
倒春寒的寒意中

时间缓缓流淌  
我们依然感受到  
春天已经到来  
并逐一诠释人间美景  
是山,是水,是草丛,是花束  
是远方,是近处  
是一切可以感知的一切

风在搬运一缕缕温暖  
根系在积攒萌芽的力量  
不必等待候鸟的签证  
热爱生活的你我  
将在更多相遇中  
看见狂喜的潮汐  
遇见遍野春花

◎生命力  
像每个春天到来一样  
雨一场一场地下  
绵柔的,细长的,悠扬如歌

雨丝催醒的季节正在  
眼前蠢蠢欲动  
推搡着毫无遮拦的灿烂  
风掠过山脊的刹那  
所有蛰伏的翅膀  
都释放出飞翔的梦想

万物寓意着诗意  
一天天纵横生长

版纳行(外一首)

□蔡旦冬

◎版纳行  
蓝蓝的天空下  
是般若寺洁白的塔  
我双手合十  
款款绕行的  
是我的那一份  
笃定

虫宴 米线 火锅……  
那是版纳的味蕾  
六国 清吧 烤吧……  
那是版纳的风情  
湄公河畔  
手持花伞的  
是你婆婆的身影

去玩飞拉达吧  
试装备 深呼吸  
攀登 再攀登  
心跳迎着风吟  
尖叫和着虫鸣

去植物园吧  
空气里有花木的香  
瞳孔里是巨大的绿  
菩提树下  
禅意悠悠  
洁白的莲啊  
诉说着心情

去徒步吧  
冲锋衣 登山杖……  
滑铁索 荡秋千……  
用欢笑把原始森林唤醒  
用多巴胺把山泉水浸淫

在生机盎然中擦染出  
叠加的  
春暖花开

蓬勃生命蓄势待发  
不再迂回于漫长等待  
而从四面八方的原野涌来  
无数个未曾拆封的诺言  
正在微醺的空气中  
轻轻炸裂,缓缓绽放

◎花眺  
几朵玉兰花  
稳稳站立枝头  
和煦阳光从花香中路过  
流露出非通俗的隐喻  
用苍穹作背景  
大约是倾听  
摇摆在风中的情调

磅礴的情绪  
在光影里时刻翻腾  
春天因此  
也站在比枝头更高处  
眺望人间欢腾

◎玫瑰色  
斑驳的琴音在暮色绸缎上  
奔跑

直到月光凝成耳垂的银坠  
那些未及舒展的思绪游丝  
随浓郁夜色偏移  
直至在耳畔响起一个音符

飘浮起缕缕思绪  
拨动下一簇桃花的影  
升腾的玫瑰色意象  
进入一遍遍单曲循环

也有草木的余光  
闯入繁星预演的剧情  
东风忽来  
你便能听见  
这个仲春温柔的弦音

◎桃红  
被甜蜜灌醉的时光  
更容易发酵出遥遥的念想  
这些珍贵的思绪  
又会在某一时刻  
藏身在春归的云层处

往事经常在云端和心间往返  
在日渐回暖的时候  
褪去苍茫表象  
一天比一天芬芳

人生的寒意已被一笔带过  
浓郁明媚提前在

版纳行(外一首)

□蔡旦冬

去泼水吧  
湿透的秀发  
飞扬的裙角  
猫哆哩深红的胸膛…  
用一盆又一盆的水啊  
去涤荡一年的艰辛  
去处决心中的壁垒  
去迎接  
崭新黎明

蛋糕烛光  
映红年轻脸庞  
傣家米酒  
沾湿你我衣襟  
痛饮吧  
生活美好  
舞蹈吧  
此刻温馨

◎岁岁岁  
鼓的声音  
岁岁岁  
歌的欢欣  
岁岁岁  
生命的律动  
岁岁岁  
民族的前行  
别了 孔雀楼  
别了 湄公河  
别了 野象谷  
别了  
勐远仙境  
也许 我们会再来  
再次拥抱你  
独有的风景